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涇野子内篇卷二十四至二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戴瑛

涇野子內篇卷二十四

明　呂柟　撰

太學語

廂房中二人並立一人參而入焉宗師見而問曰汝讀何經對曰禮記曰昨日講曲禮離立離坐毋往參焉今日便忘却了其教人每類此因而感發者甚衆

一監生因買好扇被人罵打來稟宗師斥之曰汝為秀

才而好淫巧妄費又不能守身非吾徒也諸監生聞之皆惕厲

河南一監生改巡歴作正歴曰願久留監中請教宗師曰不可謂無人遂出曽子子思同道題考之考畢宗師看曰汝從何人讀書曰昔遊王科先生門下曰此人在陜西作縣時躬行丈量田地守正不阿後取在科以言去官汝河南何栢齋之後有此人耳久慕其人而未得今見其徒矣因謂諸生曰此意若實雖曽子子思可到

但恐不實所累反多

有二舉人爭告撥歷偶因禮生引禮不由正道而由捷徑者即謂之曰行不由徑跡其行自可知其心此皆是私心與爭撥歷者奚異

有一給事其弟監生來稟事恃其兄勢詞貌急遽宗師責之曰汝奚不立志讀書如汝兄乎不然人只稱你監生而已且顏孟汝地所產也奚不學之

沈監生哭告父母年老宗師曰准汝依親又哭告焉曰

准汝養病寛假如何又哭告求許短差方已宗師謂諸生曰此即是計利人也果有思親真意飄然而往何消論監中日月哉卒不與短差

習禮侯伯復講日新章宗師因謂之曰今日見汝們復講聰明漸開義理漸通自此以後用功常如所講自能日新不已不然則便茅塞汝之心也

宗師勉禮生曰今日與汝們做禮生多是氣象可觀志意向上中間也有薦舉者凡往來廂房中有好的足以

為法有不好的足以為戒即此便是學問若徒望我省
你走班減你課業則是我反薄你們也
監生除教官來拜辭宗師曰勿忘監中所講意思秀才
有善行所當勸有不善者所當懲文藝次之須牢記見
之於行方不枉監中一遊也
有十數監生放利被人騙來禀宗師斥之曰此皆是利
心所使傳所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此也告我以義
者來告我以利者去

西廂禮生來銷名宗師曰西廂不到你們即不來東廂若我不到東廂禮生亦不去西廂耶這般便有彼此殊非道理須是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諸生感而曰謝教曰這是口邊頭說話行得後來謝方算

有監生數告病假宗師曰無病詐有病是志為氣所使則真病矣有病強無病是氣為志所帥則無病矣諸生皆曰醫百病無出此言

宗師謂六堂先生曰監生皆我們弟子須要同寅協恭盡其職業固不負所學亦不孤所託又昭示曰如某位勤某位清不可不取法於是六堂先生日加振勵

宗師舉監中有善行者勸之當其時人情洶洶一日尊官顯宦皆曰不可恐有欺也曰雖然亦有不盡然者大抵寧使人之欺予無使予見善不舉以欺人且如舉善者衆不善之徒自相勉而為善欺之者遠矣外此而教人抑末耳聞之者曰此乃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

人者之心故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或人云善行有買堂友長報上者宗師曰堂友長擇上榜者為之受買事雖或有之未必皆然且予亦不專靠堂友長必親見其為人審之六堂官斷之已心自無所逃矣因謂大器曰易云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此固非是細事也

宗師謂諸生曰昔在太學時與馬伯循六七友於寶邛寺習禮人皆譏曰用心於無用之地殊不知今日之所

教正昔日之所習也今日教諸生習禮亦為後日計耳不然他日有一命之寄則手足無所措

宗師謂善士曰今日諸生登善行榜者甚難得蓋太學天下人才所萃之地一季只取汝輩數十人或一行之善或一事之美苟於此勇猛前進因一行而至百行因一事而至萬事是集義所生者養浩然之氣充天地之道不過是也信能如此固不負他們所舉亦不忝汝輩所生不然倒惹得人作笑話也

或曰宗師奏請皇上行養老之禮於國學行大射之禮於澤宮何也曰此宗師作用妙處且行此禮三公九卿穆穆皇皇有揖讓之風如唐虞之時觀者自樂舉天下之好無以尚之所以基太平者此也而其他遊觀皆可免矣

宗師命監生每月習禮二次每日歌詩一次鼓舞作興監生升監者自然心清氣和身際於唐虞三代之時雖四方來觀者無不以為美

或問宗師擬歷如何帶擬歲貢一二名亦有私乎曰此至公也嘗聞宗師云歲貢貧且老例貢富且壯歲貢今日帶擬一二人雖私亦公也何曾聽人情私擬一人乎梓原籍有一書洞請名焉先生曰爾云何梓曰洞據絳城中高岡南望汾水未知可名以望汾否先生曰易望為睇曰睇下視也遂大書三字梓歸以語邦治邦治曰初意如何曰文中子薛敬軒二先生嘗講道於此深慕之故有是名先生以睇易望其必有說矣邦治曰先生其

定汝之志乎梓恍然曰乃所願則學孔子河汾之支流居其下矣雖然道以孔子為至而進道未必不由二先生始也

先生書甘貧改過字方畢梓欲請青天白日四字汝勤亦欲為梓請皆未及言先生復賜光風霽月四字比出與汝勤語汝勤亦道已意因問梓何以不卒請也梓曰先生方書甘貧改過即書光風霽月言光風霽月由甘貧改過而得也先生固已賜青天白日矣而又何請也

以此知求先生之書不可不會先生之意遵先生之教不可不體先生之心

先生為畢汝勤書力行近仁四字大器曰力字太長先生曰力字要長不然則自畫也

先生曰明道動容極可愛看來只是學仁

璿歸請教先生曰無他與諸生前日所講甘貧改過而已某平生無過人處只守拙不改

問讀書精神不足何如先生曰只是心不存未有心存

而精神有不足者

問精神倦時亦可休息否先生曰天地有陰陽晝夜君子以嚮晦宴息時可休息如何不休息若時不可休息而休息宰予晝寢是也

問心纔動一正念復又動一雜念把持不定何如先生曰此不知止也若知止則心自定矣

問我欲仁斯仁至何如先生曰看欲字至字若一念欲仁一念之仁至矣念念欲仁念念之仁至矣一日欲仁

一日之仁至矣一月欲仁一月之仁至矣三月欲仁三月之仁至矣這便可幾於顏子過此則聖人矣

問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何如先生曰只是心熟與仁為一了若心生一日不違仁也難何能三月不違仁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若要熟須日新而不已始得

問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何如先生曰仁任最重堯仁如天舜欲並生哉纔擔當得起孔子嘗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信乎仁道至大而為任最重也能克已認得為已

始能胸襟闊大與物為體而無間吕與叔詩云剖破藩籬即大家有見之言也欲任仁須以曾子論孝意思推將去孝即仁也事君不忠非仁也交友不信非仁也居處不莊非仁也戰陣無勇非仁也知其非仁則所行皆仁日日新之而不已則量無不弘物無不容真如天之無所不覆地之無所不載其任不亦重乎

問讀書何以能長進先生曰須日日有新的意思纔見得長進若不見有新的意思終是不長進

問論語凡論心論政不一何如先生曰聖人論心未嘗不與政通論政未嘗不與心通聖人隨處發見學者遂章體認便見心政合一之道

問一身多病何以為治病之方先生曰二程抄釋對病良方也手此一卷不釋身體之則病自愈矣

問孝先生曰父母生身使身而為有道之身是愛其身也愛其身是愛其親也是孝也使身而不有道焉是辱其身也辱其身是辱其親也非孝也孝莫大於愛身而

為有道之身不孝莫大於辱身而為無道之身

問道業舉業何如先生曰一道也心純則理純理純則文純蘊之而為德行措之而為事業道相貫也豈有二乎哉俗學岐而為二者非也

問泄柳何如先生曰古之狷者也今寡其儔矣或曰不近於固而非中庸之道乎先生曰始學而遽欲學中庸鮮不失之胡廣

問樂何如先生曰樂在心不在器昔予與張允薦彈梅

花三弄時損一絃餘六絃允薦彈之而聲和可聽問曰何謂也允薦曰不徒六絃雖一絃亦能彈之而聲和可聽由是觀之可見樂在心不在器也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求真樂當求之心不當求之器也予為兒時戲擊瓦礫吹蔥筩以為樂悠然有自得之趣此真樂也追思唐虞之時康衢之歌擊壤之謠謂之真樂信然漢賈誼請興樂文帝辭以未遑可謂識真樂者矣蓋真樂必物理而後作心和而後諧特假器以宣之耳不然

何武帝今日作天馬芝房之歌明日協寶鼎赤雁之律民不之樂而海内益耗者乎孟子論樂必歸之與民同樂其達真樂者哉

問子夏子張論交何如先生曰皆是也惜未曾其全耳子夏有以見聖人之始而無以見聖人之大子張有以見聖人之大而無以見聖人之成

問損友固當遠亦當容否先生曰若始學直當峻絶遠如蝎蛇豈可茍且以相容若不遠而容終為彼壞豈能

成立譬之直木終日爲藤蘿纒繞未免於曲豈能條達若脫去纒繞則自成干霄之木矣若學成後即與涵容彼終自化豈能浼我耶何不可容之有夫遠之者子夏之見也聖人始學之教也容之者子張之見也聖人成學之教也隨其學與時而遠之容之可也豈可固於必遠亦豈可固於必容哉

問神主壞宜修否先生曰人住居壞便欲補緝何况神主可不補緝乎主壞前人求木之不慎也前人既失之

於其始後人可不救之於其後

梓輩侍先生側適有遺胥吏榼食盒晉禮者先生曰胥吏頭上有箇巾帽他日有箇官做當待之以禮豈可使執此賤役之事乎吾不忍也遂給扇與錢以優待之

問諸子之書多矣何獨於四子抄釋先生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頼周孔而發明周孔之道頼顔曾思孟而發明顔曾思孟之道頼周程張朱而發明此予所以獨留心於四子而抄釋之也

梓輩侍坐見公子來起先生曰非禮也獨不聞禮曰侍於所尊見平等不起恐奪侍尊者之敬也

先生曰天下之血脉皆吾乾父坤母之血脉也昔予與一太守作序文有曰一人有數子女焉有醜者有瞎者有跛者爲醜者多備裝奩爲瞎者使學算爲跛者使學藝各得其所能如此人愛子女之心以愛天下之民則天下之血脈通矣何萬物不得其所乎此始可謂爲孝子爲仁人矣易曰體仁足以長人程子以手足痿痺爲

不仁其知此乎

涇野子内篇卷二十四

涇野子内篇卷二十五

明 吕柟 撰

春官外署語

文桂問安南不征為上策甚不得已征之莫若起兩廣土兵始與安南相攻伐且糧草又便熟知道路然後可以奏功其活百姓亦多矣先生歎曰此等處置亦得宜

王材曰西北邊上糧草每每告乏何也曰邊上糧草仰

賴陜西地方小民肩擔驢馱謂之空運某先人亦嘗親
上邉粟近來變而納銀是以無糧草不能濟急於一時
故古人貴儲粟且古人立下法子不可輕易改他的此
二件事乃今日南北之急務爾們對策時須發揮出來
方是有用之學
曾王二生問曰自承至教後興起意常常見之但不能
發於事業爾先生曰興起意便是善念只要勿忘昔嘗
謂某人見道於驢某人見道於舟舟驢外無所不見何

患無事業乎

問今之守令亦有急急為民者未見甚效何也先生曰那箇守令多是急急身上做的或奉承上司或刻罰下民或辦理簿書而已使其真有為民的心豈無效驗故程子曰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昔黄霸誠心在民身上便知某處豬可以作祭祀某處木可以作棺槨如家事實實幹去是以當時皆富庶也求效驗不難求守令如黄霸這樣極難

先生謂大器曰汝今戸部歴事見司官與同事舉人要禮節有常不諂不傲為他們起敬便道在其中

大器與朱永年侍側先生歎曰古人明經修行苟於此專務著卓立不變則與道俱化矣永年因言曰昔在鷲峯寺見一生問曰程子云養心莫善於寡欲此句淺近莫若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好如何先生曰此古人替換法若專務義理上欲不期寡而自寡矣皆此意也

禮部李邦良陞衢州府知府問前此四知府一時失位而去甚難治先生曰此四知府者皆自失也苟能正其身雖不令而行則民親之如父母矣何患失位而難治

李惟中問近世作文長篇漫說可厭先生歎曰若教天下太平必須文章斂華就實而後可程爵曰今之作文者未免壞心術先生曰苟作之者根據義理如四書五經之言自是實事則心術由是而正若從字句上用功如兩晉六朝之文自是虛談則心術便壞

有新任知府極衝要問曰到任十日迎送不絶而於民間事全未理著雖欲愛民末如之何先生曰苟存心於民而勿忘則迎送之處皆愛民之地

渭崖說一生有天官材先生問何以見之曰但看調和張桂二家他有手段也曰遨遊二氏之門其人可知也曰不見其人怎能知其才曰因其迹論其心爾

大器回省休寧未一月部堂上罰曠倍之大器心煩不平曰似亦近刻矣先生曰此便是尤人了他執法行事怎

知得汝數千里來為親那樣心

先生問鄒茂卿貴處有楊月湖二程類編如講誠敬作一處講鬼神作一處似此太支離了聖賢之言講誠敬便帶鬼神說講鬼神便帶誠敬說如古人編論語就以學而名篇孟子亦依此法須如此方無病

先生說倣同年王藥谷書云悟三易某回云易止是一箇易有人說易道陰陽也有言說天莫辨乎易皆不是易本為人事說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

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借天地陰陽剛柔先發起以見人之稟仁義皆由天地陰陽剛柔中來非外鑠我也是以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彖象文言若發未盡繫辭中備言之易本日用淺近事無往而非易只是後人看得高遠了

戶部任良輔曰佐天資不美悔吝日多嘗書百忍字於壁若忍過一事則大圈一紅喜之也否則墨筆一乂戚之也先生曰悔固好但不可久滯於胷中且云忍便有

不忍者在視人己為一體人有不及即憐惻之斯可矣

佐曰此達人之大觀忍與不忍不足言之也退而書諸冊以識無窮之意也

同時郎中來拜欲旁坐先生笑曰世間只有爵位而無道義耶郎中笑而正坐

吉安蕭轍與劉方興請曰方興常有私意不能除奈何先生曰汝能養義理熟而私意自除矣轍問顏子之樂如何曰知常人之憂則知顏子之樂也

史起蟄與葛清拜老先生蟄問佛老之學先生曰明得孔孟之學則知二氏之學矣問孔孟之學何在曰只是要仁與好問爾蟄又言清在牛首清苦三箇月不下山曰在家時亦能如牛首三箇月方可

問自古天下任用非人則日入於亂先生曰昔二總兵論天下有事之秋方好立功予應之曰寧使諸公不好立功不可使天下有事天下有事乃國之不幸也即昔日答陳慎思曰不問人運而問海運意

大器秋中侍坐寅清堂雷雨大作起而曰天道反常先生歎曰人事亦如之

解州耆老有書云欲得老先生一字與王玉瓚王方肯入書院先生曰此正當為善化導鄉人可也

章詔與大器侍側詔起曰學者只怕壞了心術先生點頭指面前一枯樹曰人心壞了就如此枯樹安得有發生滋長意乎

一生曰今日到太平門外因一監生被刑部官非刑加

之監生與那縣官親鄭甚不平邀生輩與刑官一言先生問鄭居憂回幾日曰三日矣曰若此縣官講他刑官亦有言齟齬矣曰只為不平曰不平固當講只可央列位轉達在縣官新憂不可舍己責人

有生寄書云補廩官吏皆要錢如何則可先生笑曰自家不可要別人錢別人要錢已的只可與他

先生謂張通判縱曰前日汝不欲做官聚徒講學甚好然做官功業有限而講學造就人材功業尤大又曰古

人高風真不在言語文字之間

先生召諸生飲其來有先後先生皆禮貌之不倦諸生欲辭去乃留曰此亦要看得見列位有後來者故不欲待耶又安可先來而先去乎言未已一生曰某還要到國子監去恐天晚先生笑曰列位同一天而汝有二天耶

江伯馨言馬通政榷戶部印馬要坐侍郎公座要司官堂上作揖又要堂上說前件司官又不肯從老先生為

之處置得宜司官堂上作揖馬出公座地板外回揖前件後堂說公座另設於侍郎公座之下大器問實有此事否也先生曰然其權吏部印司官文書多判從之惟吏們不嚴謹恐誆騙人也若司官自能了一司事十件中有不是者看出一二件體面自當如是爾況堂上不當下侵細事不然設司官何用如某公於文書一到先自批了著不下四司才雖聰明然於事體甚欠初設司官為何

老先生說羅整庵甚好彭用遷曰固有源流乃羅老先生先好也是以三子皆賢且貴宦也有一子畜鹿欲賣與官家丁祭多得錢爾羅老先生知其意稱疾不起三子跪稟欲請醫良久乃曰欲得鹿肉則疾好也有一子應曰男某有鹿即殺之未用而疾瘳其子愧悟先生曰用遷學問大進乃一至此乎旁坐有二生驚問其故答曰非平日用心力行體認天理者焉能記得此事

張適判來辭與文仲芳同見老先生大器侍側張送詩

呈看看畢笑曰年已艾還攻鍊唐人詩句耶若心馳騖乎此甚害事張起曰陽明雖亦戒作詩他又曰豪傑之士不為沈溺或遇友或託物亦間作之可也大器曰伊川不作詩於他無損先生曰不作尤髙

九月九日老先生名丘孟學傅起巖艾治伯與王良濟飲大器早往北門橋同程君修登髙薄暮方歸老先生曰汝何來晚也大器曰步行遲遲爾笑曰汝習行故也昔予同馬伯循去皇城内清黄往來皆步行伯循穿一

隻破油靴在他人甚不堪孟子曰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云云程子解得甚好若要熟須從這裏過

先生問陳荷峯為人如何大器曰廵撫江南時貪官汚吏聞風解印而逃曰昔見其常云有一勢要常有書與他某心甚不安他做官好不可以言廢人也

問今之學者身為不善若罔聞知到别人於無過求有過何也先生曰風俗至此極矣可惡可嘆如周漢人恥

言人過今未之見也

先生每出過人家子弟戴濂溪周子巾大袖衣成隊而遊嘆曰此輩甚不忍看周子何其多耶今馬西玄捣來讀書甚好縱不能讀經書只讀得一本大學少知道理不至殃民壞法之極也

大器十三夜侍坐月下老先生曰前時夏熱諸友相會眇受他們禮未曾答昨日請過刑部大理寺諸友一敘多朴實老成言不能出諸口我心甚喜只與這般人相

處最好明早趙評事山東人為父母求墓表涕泣拜曰鯤讀書時吾父望吾中舉既中後父不存矣母曰汝父不存我存猶汝父存一般汝勉力中進士也既中後母亦不存又泣曰鯤既叨門下賴老先生表吾父母爾既而送出門因謂大器曰趙于南年與某相上下親喪三十年言及之猶涕泣不已只是一味躬行即某昨夜與汝言之者也

先生謂王與曰學者必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

膺凡百艱辛經歷一番後來為官必能知民情苦樂做
出事業便好先儒程子說得甚親切若要熟須從這裏
過某與馬谿田未嘗恥惡衣惡食汝師法可
先生謂大器曰聞陳生尚在神樂觀而未去使我連忙
封書豈是學問劉元城作人自不妄語始須樂與那周
生兩箇人是一樣的是以士人不貴講學而貴躬行
一生言南監生因祭酒甚嚴滿監非議老先生曰惟監
生極難管令又多良家子弟尤為難也如某在北監過

三兩月人情方定一生曰某親見唐漁石做提學時咸寧邑人就編成戲本著封筒打到提學道去這般生事老先生曰代州有王孝子廬墓地出靈芝那處有好事者一二人作五龍王判斷蘑菇記題目此與咸寧人作雜劇一般蓋他原學不同心不同也亦不可謂天造

王輿問雅頌樂正各得其所指器數上講否先生曰也有本有末處也有器數也有情義處必須於孔子論禮樂合而觀之可見矣其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

樂云鐘鼓云乎哉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及至語樂師曰始作翕如也云云夫仁比鐘鼓章更大鐘鼓章比語太師樂章更深因問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曰亦須觀孔子論文質處其曰則吾從先進又曰吾從周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答顔子曰行夏之時云云可見文質彬彬非相等葢質勝文固野若文勝其質則又史矣野只是無文采而已史則是無情實也參互考訂則輕重本末彰彰矣汝們早夜思之動靜體之有

得後則說話不得錯行事不得錯百姓也安國家也治

又曰惟顏子可以語此蓋有仁為之本也

王獻藎問四書註不可不讀如何先生曰不讀註固不可溺於註尤不可只要自得故朱子亦曰先註四書後又有或問後來註熟了不要又後連或問不要久則連經文不要言於是行於是矣昔者朱子送元定赤足過山血出不顧豈非躬行君子哉看註與或問者曾到此耶

或問有一官昔忤張羅峯云願明公息怒宰相腹中容得船過羅峯又怒曰若糞船也容得過耶老先生聞而笑曰奚不曰容得糞船過方謂宰相量乎

霍公家訓採取古孝弟廉節故事編列在後一日送老先生看及升部老先生謂之曰子豪傑不羈之士也及其家訓亦採取此腐儒之事乎渭崖笑而不言良知發見自不容已如此

老先生會審要囚回大器問有疑獄否曰多是三法司

主定了昨衆人縱說有疑獄彼便說情真罪當某云當從衆可也則又說曽一奏請定奪了某又云若如此執定了又何必云會審耶前日避人事在部中看揭帖令早臨行又看一遍蓋為干係重情爾臨期有見不得不言

涇野子內篇卷二十五

涇野子内篇卷二十六

明 吕柟 撰

春官外署語

材問信而好古孔子之所以為聖也故學莫貴於信道之篤學無前進凡以斯之未信而已然嘗至於朱子而疑之其告君必以格致誠正自謂平生所學在是可謂篤信之學矣然而當時莫能售其言後世未免譏其泥

無乃非所謂信乎先生曰亦是信但少變通爾曰無乃信之之過將入於必果必信之歸乎曰信果之信亦是孟子告君便不是如此大抵正君處是仁作用處却須智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朱子恐尚未大也曰難說未大蓋亦不曾得近君之位立朝四十七日爾

材問自古聖賢皆有用心之說夫心者一身之主萬用之所由出也而謂之用不知用之者何物乎豈用一心而用之者又一心乎曰人心要做得主宰忽忽茫茫心

不在此此是不用心用心只是敬曰今有用心於他技者亦謂之敬乎曰此所謂錯用心也
材問趙葂全城而失母當其時孝則不忠忠則不孝甚有難處者或謂姑以城降俟得母而復圖城則兩全矣材以為母得而城可必復如其言可也城降而或不可復則忠孝兩失如之何先生曰昔潞州有仇時茂者寇將至使其族人婦女皆入城寇至問時茂借馬曰不得室且焚時茂曰室可焚馬不可得也室遂焚族屬卒不

及於害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趙苞不能豫處其母於無虞之地及其爲寇所得則亦末如之何已又曰今人有事邊鄙果有致身爲國馬革裹屍之志則家屬或不同行可也

先生嘗述仇時茂以其俸爲鄉中諸善人製深衣冠可謂好古樂善者矣

因論及孔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王材曰此處恐非孔子不可先生曰是如楊龜山因蔡京出來

便不曽成得事材曰是必先量在我者有以化導得他方可曰不但化導却要誠使人信彼既真信我矣道纔得行

材問祠堂神主之次宋儒禮以西為尊今皆如賓客坐次以中為尊是否先生曰禮時為大以中為尊是也古禮廟主皆東向今朝廷太廟亦南向

一日因感時雨材曰聖人時雨之化恐不止是顔曽凡因善而長因失而救皆是時雨先生曰此是爾資質所

到如今日之雨豈但禾苗種之美者得其益凡園中蔬果之類皆沾被也聖人啓憤發悱反三隅而復皆是時雨

材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見朋友記先生語勿忘云若坐馳了却是忘心不可竊意既謂之必有事又何坐馳之有曰此記者誤也必有事以集義為事若為他念牽扯便是忘勿忘即是不息不息最難材曰必有事即是有為有為者譬若掘井勿忘即是掘井

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曰是

材問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先生皆以資質言恐不皆有此資質亦要學力也先生曰是資質無此資質者却要學力先變化氣質也學要誠為己誠之基本也然雖是為己而無那明亦不可故又要明知幾明之基本也知風之自三句最好體認風是何等風譬如外面有箇毀的風便知此是我某事處有未當有箇譽的風便知此是我某

事差強人意知得此方能不怨天不尤人方肯慎獨做工夫也

材問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言之爾材竊謂以心之軀殼言固無出入若以心之神言則有所謂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矣嘗見役志於棊局者賓客亦不知禮馳心於文藝者飲食每失其正豈非神著於物耶要在時時省察收斂不容一物使此心明鏡在此妍媸隨

物以應而不逐於物然後為常存而不出也不知是否

先生曰是

材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如今做工夫却從樂與好禮上做還從無諂無驕上做起也

先生曰既知道無諂無驕不如樂與好禮便從樂與好禮上做

材問程子云人有篤志力行而不知道者或謂此言為司馬溫公發然與先生曰程子亦曾言司馬溫公不知

道但此言恐不專為司馬公發如聖門子路何等篤志力行夫子亦不許其知德材曰此等處還是不曾見得那一原處用功否曰是温公事我嘗論來他亦可謂近道難謂之全不知也但不免有意必固我之私所以蔡京小人便得以行其迎合之計學者心事須要如青天白日都照得到不要被他侵了我本原動了我柄欛若程子見識比司馬便自大那聖人作用處他都見得了當時就料得司馬有此事若他來用自不同材曰此正是

全體妙用先生曰然

因講為仁先生曰汝看帝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然當時四凶却也在朝只是不柄用他我常說君子以厚德載物譬如山林麒麟鳳凰也生虎豹虺蛇也生只是不相害嘗記馬伯循論及其使人也器之論得好如聾者司火刖者司門瞽者跛者各有所用材曰此正是聖人無棄人堯時四凶不去想是在廷君子多了他亦不能有為故堯且容之至其惡稔罪大則舜不得而不去之

矣左傳却謂四凶堯不能去八元愷堯不能舉他將扶舜便要抑堯先生曰此左氏所以為不知道也

材問祭止髙祖禮之制也宗子世數多速及如宗子易世而髙祖之上當祧有叔伯父者視髙祖以上之祖猶為髙曽也則將祧之於彼以祀之也乎曰祧之於彼而祀之禮也已親盡彼親未盡也可以已而絶彼乎曰苟於彼也亦親盡則祧矣祧而藏之於墓所禮與曰禮也

初旦問於材言祠堂之祭可以伯叔祖父母伯叔父母

否材應之曰繼别為小宗伯叔祖父母伯叔父母自有為之祭者矣其可祭者其子姓同居與無後者乎問於先生先生曰是也然初氏聞其族人亦多支庶有不能祭者為是而不忍啓東之厚也吾嘗謂父母之多男子者衆子貧一子富富者豈可以衆子之多而缺父母之養哉伯叔父母有不能祭者聚其子孫同祭之可也

材問孟子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只此二句省了多少兵家說話孔子所謂我戰則克其道想亦是

如此先生曰然看來只是要得人心就如程子云今將數千人闕得飯喫亦是難事左氏所謂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便是人和至於昔日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雖有天時地利無所用之材曰就是吳起所以成功亦是能與士卒同甘苦但此闕便是差一著先生曰是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闕

凶年饑歲使老稺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則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矣

材問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註言己之善蓋於於一鄉然後盡友一鄉之善士夫在我之善既已蓋於一鄉則一鄉人皆將來友於我如晦翁之云恐非所以論於我之交友也先生曰然蓋言能友一鄉之善士者乃成一鄉之善士也其要只在心虛若先有一毫自是自足之心則善斯不可入矣便是為人君者位已極高勢已極隆若不是虛心樂善則天下之善何由而至故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因論伊尹王材曰觀伊尹方其在有莘之野辭受取予一介不苟其仕湯也必待三聘之誠處則樂堯舜之道出則欲天下之人匹夫匹婦咸被堯舜之澤此其道已不下於孔子矣而孟子等之夷惠乃若是班乎先生曰予言是也伊尹於夷惠為大矣但方諸孔子少不及爾材曰仲尼全無轍迹伊尹不及者其惟有迹乎先生曰然

有建言人材須於巖穴中求者先生曰此説亦偏今日

尋吳康齋輩恐亦少矣即閒散之任罷黜及致政之官其中何嘗無人材曰前時科目未盛故有康齋輩今國家承平既久科目之途多矣所以山林全德亦少而科目亦不可盡謂無人先生曰是却說康齋將安貧的事昨日記其學不可當後來陳白沙亦不及康齋材曰看來邵康節陳白沙之樂似尚與孔顏之樂微有不同先生曰然孔顏之樂只憂處解下來便是樂故曰發憤忘食曰樂以忘憂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材曰如今言樂

却是推開了事去樂先生曰其流之弊便是晉人竹林之風矣

材問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朱子謂前節為造其理後節為履其事竊謂孔子不惑知命必於四十五十言之學至於盡心知性知天則已窮神知化與天為一矣如是而後存且養而履其事乎陽明公以前節為生知安行之事次節為學知利行之事如何曰朱子之説是也陽明以末

節為困知勉行不然蓋人所最惑者殀壽也至於殀壽
不貳修身以俟之則命自我立矣到命自我立處知天
事天又不足言此乃是至極然則知天與五十而知天
命不同乎曰不同彼是兼行言此只是知
材問二南何以皆婦人之詩如嘒彼小星便說行役丈
夫雖勞而安命未為不可先生曰抱衾與裯一句還是
婦人之詩天下易私而難化者惟婦人婦人既化丈夫
可知矣此文王刑于之效也章詔曰堯之試舜亦自二

女始先生曰文王之道便自堯舜傳下來故孔子教伯魚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蓋就是夫婦之間一步不可行矣伯魚以是傳之子思故子思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材問射禮延射云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得入夫為人後者自是昭穆應繼不得已而為之何以與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等先生曰此為人後當是異姓養子之類背父離母失其家矣與敗軍亡國者又

何異也若同姓為後禮經有明徵矣周璞曰注疏謂與為求先生曰此說更明可見古注疏不可不讀

六月二十六日先生宴於玄真觀王材問字焉曰舊字子卿心所不欲也請更之先生笑曰卿相未為不好也苟問本原則以德如問勉勵則以難材曰德則有所諱謂之難則材方以材為不足也先生曰不足者今世之見也難也者古人之才也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孔子猶嘆其難矣甚哉難易之間不可不辨也生民之休戚天

下之治亂皆係於是知其難則所謂材者古人之材也生民於是乎休焉天下於是乎治焉止於易則所謂材者末世之材也生民其戚而天下其不治矣胡大器曰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材退而嘆曰先生之所教者切而所期者遠矣乃孺道復加勉焉棊敢不其難其慎以求無負於今日也哉

往年馮御史之獄張廷尉具疏欲救之問於寇涂水曰此徒足以成子之名而不足以救子仁子如誠意於救

子仁也則非此可能也張問計涂水曰此必會同三法司請於汪誠齋張羅峯使意出於彼事乃可濟張從之子仁免於死先生嘗稱涂水之能成事也材曰大都必是不為一己之名而後可以濟天下之事先生曰事勢變遷又不常亦有本不為名然卒止得名而事弗濟者至若壹意於委曲濟事此處恐又有病材曰盖行權所以濟經苟至於屈身則又不可以不伸道先生曰然章詒問自古難事之主莫如武后而狄梁公克濟其艱

後世無是主何為之臣者卒無復見梁公輩先生曰不可謂無也武氏事與吕氏同吕氏當時周勃劉章掌南北軍權在劉氏但用周勃却出高帝之見狄梁公時有張柬之桓彦範崔玄暐袁恕己敬暉等羽林軍屬他掌唐之羽林軍猶漢之南北軍也此却是梁公能用人其告武氏曰姑與毋孰親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此是通他明處

涇野子内篇卷二十六

涇野子内篇卷二十七

明 吕柟 撰

禮部北所語

獻葢問諭解州略載君親師固四拜矣伯叔外父母舅母舅亦然者何先生曰伯叔父所同出母舅母所同出外父母妻所自出故四拜二拜則同於常人矣曰服何以不同也曰服雖不同拜不必拘古者父母亦再拜又問

安再拜後人一齊拜了故四拜會典載伯叔等亦四拜兼情與分而制之也

獻蓋問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飲食即道否先生曰這還是譬喻如誰能出不由戶一般所以不知味者何曰只是不察耳觀鄉黨載夫子之飲食及曲禮所載飲食之節便知知味之旨故我嘗謂飲食知味處亦便是道也如孔子食於有喪者未嘗飽食於少西氏而飽這便是知味如前兩生飲鷲峯僧茶亦是

先生曰人皆可以為君子豈惟乾道中有二程夫子淳熙中有晦菴夫子人只為私欲起了藩籬生了物我有了親踈立了異同胸中皆是一團私意故不能為君子若能隨事精察漸漸克去徹了這藩籬忘了這物我知了這親踈合了這異同視天下之民毛髮骨尒疾痛痾癢與我相關便可以為君子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𩞁蓋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如何便歸仁先生曰天下歸仁不難只是難得一日克己復禮如顔子三

月不違仁還不算他是一日克己復禮也一日是舉成功之日言前面不知用過多少工夫不是一日纔克己復禮天下便歸仁歸仁就是天下歸之如今只是没有箇克己復禮的人若有這樣人如文王一般伯夷便自東海而來太公便自北海而來天下豈不歸仁曰巖穴孤寒之士能克己復禮而不能行養老之政如何曰天下亦歸之七十子之於孔子是也

獻蓋問心多雜念以為非則亦有近正者以為是則此

心擾亂甚矣如何則可先生曰程子門人亦嘗有此問其故只是助長亦是不得真知真知若得則雜念不生故大學說知止而後有定立不思坐坐不思立心中自然寧靜

獻蓋問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亦已密矣朱子謂自戒懼而約之如何先生曰此語亦分晰了致中和只是戒慎恐懼工夫做到純亦不已地位便是然必須聖人在天子之位方能如此故列於朝者無一人之不正見於行

者無一事之不當然後天地位萬物育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即戒懼否曰亦是這不動不言處正可以觀人德行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故人不必言而其所養自見若自言我能用功我能涵養其德行亦薄矣

獻蓋問學者必先致知否先生曰不先致知則德忠朝夕往來為何先道理乎先人事乎曰除了人事焉有道理

獻蓋問禮記是漢儒所作否先生曰董賈漢儒之最優者董子及新書果有此筆力否還是孔門所流傳者

獻蓋問家語果孔門之言否先生曰亦是精者為論語粗者為家語

獻蓋問成物是知之明而處之當否先生曰須那物成方是成物曰堯何以不能化其子曰書稱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夫九族俱睦只有一子不化你說他是睦不是睦丹朱不肖不害其為成物也

獻蓋問曰禮庶子祭其母於私寢蓋母早喪嫡母在堂既不可祔廟矣又兄弟同居别無私寢如何則可先生曰子亦不必别求私寢只子平日讀書處立一主祀之可也曰先母之喪也蓋方八歲未能立主兹欲立之書顯妣恐同於嫡登科録書生母蓋欲效之如何曰可哉

獻蓋問一日痰火上作静坐少頃火退胸中若有所得如登高山然此流於禪否先生曰這便是存養非禪也曰雜念常起雖拂去東滅西生如何則可曰亦當漸漸

克去這欲非由一朝一夕胎生之始已有此種子自後日增月長雖陰陽寒暑便入於我皆成私欲積之以數十年而遽欲去之於一旦不亦難乎須要以漸如煉丹者用文武火始得只要把這欲盡數克去如脫胎換骨方好伊尹說使先覺覺後覺便是這箇道理彼人迷於欲而覺之使正也如人方睡而覺之使醒那睡得淺的人叫他一二聲便醒那睡得重的人叫他四五聲還不醒

獻葢問曰聞教後一時便欲已盡克禮盡復家兄德仁因謂之曰克己如防水然遷四面絶住鮮有不泛溢旁出者先築三面待水少殺始可盡絶也如何先生曰亦是但築隄防者雖築三面工夫不繼餘皆傾倒矣必漸漸築去工夫不間方能有成雖聖人純亦不已亦只是這箇工夫適有一辦事官送手本言語張皇舉止錯亂既退先生曰看來只要心存這辦事官由心不存故言動如此夫子告子張曰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

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這便是心存

獻蓋問意誠亦難矣大學意誠後猶云心不在焉何也先生曰此問甚好誠意是辨其孰為善而實好之孰為惡而實惡之意誠則所好皆善矣但未至而迎已去而留雖善猶未能中心不在者心不在於中也不中故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其味身不可得而修矣

獻蓋問古禮可一一行否先生曰在得其意不必泥其迹程子曰生民之理有窮聖王之制可改非見理之真

者不敢如此說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行禮須要變通先儒之言亦有不可行者乎先生曰學者須求自得處

獻蓋問處人之道嚴毅與和易孰愈先生曰和易須從嚴毅入或問學明道與伊川孰愈我說學伊川熟後便是明道不是兩箇不然惟遷就以求悅人則為胡廣矣

獻蓋曰惡惡太嚴如何先生曰亦是好心但君子與小人不惡而嚴易曰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若嚴

殺則雖有惡人不能我即何必惡之已甚且天下之人皆吾一體大舜於頑嚚尚欲並生況其他乎故君子見人不善便憐憫之引誘之使入於善豈忍惡而絕之須要有這樣心腸

獻蓋問孟子於季子儲子之幣受之不報何也先生曰想當時亦交之有名觀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便見孟子蓋以繼往開來自任故交以道接以禮如餽賮聞戒皆受之若子思則不同他說伋雖貧

不敢以身為溝壑令之以禮來餽者受之可乎曰只看他有故無故先人有言無故而餽我者必有故也無故則不可受

獻蓋問孔子三月無君胡為乎皇皇如也先生曰聖人見天下陷溺荼毒性未復生未遂皇皇然要出去救他蓋其民胞物與之心視天下疾痛疴癢與己相關故如此學者須要有這樣心腸若他人之汲汲於仕者蓋為富貴利祿計耳故曰同行異情

獻蓋問商賈亦可為否先生曰商亦無害但學者不當自為之或命子弟或託親戚皆可不然父母妻子之養何所取給故日中為市黄帝神農所不禁也賤積貴賣子貢亦為之但要存公直信厚不可刻薄耳

獻蓋問庶子之母死嫡母在可終喪否先生曰於古則不敢於今則無制終喪是也

獻蓋問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其亦有為而言乎先生曰

孔子之言爲僭而過於禮者發也固是周備然養生之禮今日未盡明日猶可補若送死則不同凡附於身附於棺者一有不至不可復補矣子思言必誠必信不可使有後日之悔者此也獻蓋曰送死固不可補若病時不能盡禮後雖廬墓何益然平居亦有禮苟不能盡病雖割股亦不足為孝也故孔子論孝以生事為首曰此固探本之論然孟子之言亦不可不知也

獻蓋問古人云治家須書百忍夫貪昧隱忍如受爾汝

之稱者孟子比之穿窬何也先生曰我嘗為山西五世同居者作同心堂記言張公藝九世同居只是一忍宋花樹韋家有會族約皆是難得但忍猶見人有不是處中心不能受故忍會約因有不合故會皆其心不同故也心同便不見人有不是處亦無離異何必忍又何必會故治家之道亦不在忍書曰有容德乃大彼婦人小子不曾讀書不知道理安可一一責他故君子居家須是能容

獻蓋問書以達情世多揄揚可乎先生曰朋友相處須要規勉不可揄揚心中又要光明不必避嫌試觀唐虞之時君有言臣則曰吁臣自言則又曰都何等光明惟孔門還有此等氣象如子路以夫子為迂宰我以食稻衣錦為安後人安得有此故程子言看論語要識得聖賢氣象眼前氣習須要脫去

張仲文曰賜與回也孰愈夫子見子貢方人故以此問欲其知顔子是心學不是聞見上用功子貢不悟乃曰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還滯在聞見上故夫子曰弗如也歟蓋曰孰愈之問固因其方人舉顔子將以勵之也聞一知十聞一知二以資質論子貢之言未爲不是夫子與女弗如之説亦無貶辭不當以夫我不暇之言例看先生曰仲文之言據子貢初年而言也德忠之言據子貢成德之後而言也子貢初年亦有不足處若説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亦説得是聞一知十不止是資質蓋自博文約禮中來子貢推

測而知故不及顏子仲文曰子貢專主聞見與後世記
誦博覽者同非博文也先生曰亦難說子貢不是博文
但約禮的工夫未至及後來知得性與天道在文章中
亦不是尋常的聞見張子曰德性所知非聞見小知而
已此言固是亦太高了比如伏羲是開闢以來第一箇
聖人他亦不曾廢聞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但他遠取諸物必近取諸身而
今人索隱窮奇將天文地理之類無所不考非不遠取

諸物然不肯近取諸身畢竟何益故大學言格物致知必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獻蓋問魯禘非禮夫子不欲觀如得魯政將何處而可先生曰如用夫子當必革去曰天子之賜如之何曰夫子必有處如在衛正名之類可知曰陽明公嘗謂夫子為政必使輒讓父而父固辭然乎曰聖人過化存神不難於化難於用耳如弗擾佛肸之名夫子亦欲往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況衛輒寧有不可化之理輒

既化而蒯聵豈有不化乎如此類當思其作為如何

張仲文論岳飛當克復舊物奉迎二帝不當班師獻葢曰人臣以君命為重功名不足計也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班師為是仲文曰聖人自有過化存神之妙不當以聖人來說先生曰仲文議論儘髙但論事須求中道如何說不當以聖人來說岳飛乃百煉之鋼只是還不能自信如伊尹便自信得過放太甲誰人敢做他便做得天下之人皆不疑他後來反太甲太甲亦不怨他

這樣事業從那裏得來從一介不取予上來聖賢的工夫只從細小隱微處做起後來功業便是這樣博厚高明岳飛只是無伊尹這樣功夫故做不得這樣事業能如伊尹何必班師

仲文問太史公言詩三百篇皆可播之管絃以為宗廟樂歌若鄭衛之詩恐不可播之管絃也先生曰學者只當信經史則不可盡信如變風變雅皆不可播之管絃聖人存之以為後戒耳若論樂歌則漢魏以來之樂府

曲辭皆可播之管絃也

獻葢問徽之宗祠一族之主咸集其椅桌盃筯遍設則地不能容或有局定而不加減又甚簡褻若只祀始祖及高曽祖考之大宗然其所費又多取辦於支子而其祖考不與情如之何先生曰所祀惟始祖及高曽祖考之大宗為是若羣主畢聚於情則不親於禮則不嚴當各祭諸私寢且始祖衆所同出立春祭先祖先祖亦所同出皆支子所當祭者亦可以伸其敬矣何必其祖禰

在此而後為之若主祭則不拘宗子曰於禮則不嚴是矣何以謂於情則不親也曰親言乎其仁也嚴言乎其義也既有我之髙曽祖考又以他人之髙曽祖考混之其對越之情斯不親矣其可乎

問浩然之氣如何先生曰這却難說孟子曰難言也他說難言便見他實有此浩然之氣何以難言這箇氣至大至剛不是小可的若能直養而不作為以害之便塞乎天地之間那裏到不得夫人以眇然之身而能塞乎

天地之間此氣是何等樣大豈不是難言然這箇氣亦不是光光的一箇氣配合著這箇道義所以能塞天地之間若無道義只是箇血肉之軀却便餒了怎麼能浩然惟氣配義與道故養氣者須要集義今日集一義明日集一義久之則自反常直不愧於屋漏可以對天人可以質鬼神至大者由此而生至剛者由此而出然後能塞乎天地不是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若義襲的他心中未免有歉要行却趦趄要說

却囁嚅此氣便餒矣告子元不知義以義為外便不能集義如何能養得浩然之氣集義如何只是必有事如見一箇人便思他是正是邪當敬當遠遇一件事便思是義是不義一念之動便思是正念是邪念無一時無事這方是有事又不可預期其效如夫子與樊遲說先難而後獲正是此意又不可忘其所有事如夫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只是這箇工夫就是文王之純亦不已周成王之學有緝

熙於光明也是這一般學問又不可助長如做得一件事便要當了百十件做得一日工夫便要當了百十日却是義襲如何使得故勿助長看來孟子實落在此做工夫過來故説得親切學者亦當在此做工就是大學的工夫亦與此同他説格物便是這必有事一般

獻蓋問把持此心猶不免有雜念如何則可先生曰我亦無法涵養之久乃可如何一時便要做到聖人獻蓋曰收斂容貌易收斂此心難先生曰雖然程子亦云未

有箕倨而心不放者
先生曰看書有所見可來一講獻蓋曰博學而後可審問慎思而後可明辨且五經四書與周程張朱已發之於前又先生於諸友講明於後在今日只少篤行耳先生曰也說得是然亦逐漸講明逐漸去行始得豈有待五經四書盡博學了而後行之邪然亦須用力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只看人用力不用力耳你說用力當在何處獻蓋對曰言語躁妄心志

不寧皆是貪心所使欲用力去這貪字先生曰貪却不妨欲仁而得仁又馬貪惟恐你不貪只要工夫不間斷故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忘所謂用力不在别處只要學仁彼人之心元與天地一般大只為有己便窒礙了須要使吾心中生意常常流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與凡處朋友會親戚待僮僕這箇道理皆在這裏如古人看見一箇鳶便如天一般大看見一箇魚便如淵一般深眼前皆是這箇道理流動不息無有窒礙

胷中何等快樂榮顯也不見得榮顯寂寞也不見得寂寞只見得我這裏面是這樣美是這樣大是這樣富是這樣貴外面那些富貴那些勢力那些功名都如浮雲一般那裏見得故孔子說好仁者無以尚之這般滋味惟是孔子曉得好欲也尚加也誰省得怎麽無以尚之惟孔子便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於天也不怨於人也不尤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若不是經歷過如何實見得這樣滋味我嘗有

詩云登山見崖岸航海知汪洋試與居者論翻然斥吾盲可見事必經歷過然後知之真也須在此處用力勵盡曰勵盡亦嘗自勵雖不在先生之側如見先生一般先生曰若是又窒礙了還要流動比如見一箇皁隸也如見一箇聖人見一箇守門的也如見一箇聖人不管見甚麽人都是如此方纔生意流動若只思量見我便窒礙了凡窒礙處便要開濶使常常流動方纔快樂此意要常常體念不可發露出來或驗之於夢寐或驗之

於飲食或驗之於衣服隨處體驗自有所得獻蓋曰發露乃獻蓋之深病敢不努力克去先生曰發露亦不妨只看當發露不當發露一向隱默著亦不是既而曰為學還要力行論語中顏子不曾有甚言語却稱他是德行第一閔子伯牛仲弓言語亦少只是德行都列在前子貢子游子夏也不知說了多少却列在後又如子路小國只要他一言便不消盟得他何曾多言人却是這樣信他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人只是重

厚篤實人便信他是有德行的若徒高談闊論其為害亦不細雖謂之邪說可也獻蓋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卬其中何所不有故作偽者高談闊論一時或可以欺人者久則人皆看破務實者一時人雖不知久之無不知其為君子先生曰這様說話還是在外的心終不能不發露出來夫子說夫我則不暇只思自己當為的便行那裏管後面人說好不好獻蓋曰信乎人當反求諸己獻蓋嘗見人之惡忿然惡之少頃反

而自省其氣遂平乃知人之資質皆有明處若用心於求人雖先儒尚有可議而况於他人乎惟用心於責己便覺在己有不是處先生曰然我亦嘗有說來責己則有路責人則無途

先生曰學者真積力久自有所得不可旦夕期效令人氣質不是貞元會合的多有夾雜或有稟得金多的或有稟得木多的或有稟得土重濁的及胎生之後有聞有見被邪習俗流入漸染皆成私欲不是一朝一夕如

何一時去得盡須是必有事焉而勿忘學而時習之久之習俗始去貞元始復此豈一朝一夕所能到如孔子十五志學三十方立如明道先生自謂已無獵好周子曰何言之易也十二年獵心復萌這工夫不是容易須要真積力久獻蓋曰常恨見先生之晚也先生曰亦不為晚我嘗說學者不難於未見之先而難於既見之後子可立一課簿將所行逐一劄記有疑處相見時講之可也獻蓋曰嘗見古人用黑白豆以記善惡念乃效之以

忿慾躁三者各立數十籤那一念起即投那一籤於筒逐日劄記體驗或云不必如此晚間以日所行思索有不愜處改之亦可若時時搜尋邪念却反引動如何先生曰初學還當劄記熟後不須此矣

獻蓋問仁是敬而無失否先生曰敬亦收斂身心之始事曰至篤恭而天下平恐無以異也曰然前日所言一貫之道此之謂也

先生謂獻蓋曰浙江舉人柳士亨先年在刑部歷事部

中陳正郎忠甫乃其鄉里請去教子當時浙江士夫在刑部者七八人士亨來見予問之只知一陳正郎其餘並不曾一拜若解州王光祖又是个鐵漢在這裏時人請他去登山亦不去資治通鑑他能記得文學亦好却不習舉業其篤志如此

先生曰三十年前風俗猶有古意如三原王都御史先生至京見一閣老以一羊毛口袋為贄閣老怪之問曰此物何用王先生生不以為輕也答曰這口袋盛米二三

十年也不得破當時風俗如此近年來禮儀繁厚却失此意

先生謂諸生曰予少聞三原王先生甚貧與二三友在太學同舩躬自炊爨更衣而出後來勲業甚好去年予至順德府見都御史朱公裳甚清苦亦有古人風度昨至成賢街見副使李公重予雖未知其中但見他環堵蕭然不覺動吾好愛之心乃自嘆至此數年不得一見此人也汝輩訪之自當有益

獻葢欲習禮先生曰德忠好學之心亦切矣但太學乃演禮之地今非其地不可也為學亦不必如此朱子言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這便是學先覺不止是今人雖古人亦是如在內則誦詩讀書以法古之聖賢固學也在外則友今之賢者如所言李副使就而問之學亦在其中矣獻葢曰非不欲博學審問也恐初學未定交非其人鮮不為其所移也且奔走於諸家之門葢甚恥之先生曰這還是有己子貢問仁子曰事其大夫之賢

者友其士之仁者這是學者之事但有勢位之人則不可奔走於其門也為學亦當漸進若待學定而後交幾時能勾得定獻蓋曰李副使固當交但師之則心有未安友之又恐非其等也如何先生曰師誠不可不慎也如古人謀於長者操几杖以從之又何不可但見其牆則師其牆見其屋則師其屋是亦師之也

獻蓋往見李副使副使曰舊見景伯時言呂先生切實且有文學昨見之乃知其德容之盛那樣和那樣順那

樣正邪樣靈而今亦有此人還是好世界天下之福也

藎歸以告先生曰若靈則非吾之所及也

獻藎問明道何以不及孟子也先生曰孟子才高還是作者孔子之道得孟子而道顯若明道則註釋孔孟者也曰堂高數仞得志弗為明道有此語乎曰明道有語却少惜乎不幸而早死明道不死可並顔孟矣

獻藎問夫子嘗言人不知而不慍或人譏其不知禮彼自不知耳不言可也必曰是禮也如何先生曰二條自

是不同夫子説是禮也不惟明在己之為禮而教人之意在其中矣若人不知而不愠蓋以人不舉用我而言他亦不愠比如我穿著狐裘在身人却説我冷又何足愠這不愠從那裏來從學而時習之上來如今人今日習了明日便倦明日習了後日便倦怎得時習若能時習便見得這裏面有這樣滋味心中豈不喜悦若私小的人見朋來亦不樂聖人於頑讒皆欲並生見有朋自遠方來人人都是這樣為善正如春夏之時萬物發生

長養何等快樂

猷蓋問夫子温良恭儉讓如何先生曰温如春之和人皆愛慕親就若秋冬嚴肅人斯畏而避之矣良是平易近民不險恠不偏執恭是恭敬不怠慢不倨傲儉是節制不驕溢不侈肆讓如感之以虚受人一般不自是不自足渾身皆是一團道理連我都無了這樣德容如何人不敬信到那一國那一國之人便以其政來問所以得聞其政子貢説聖人温良恭儉讓又如日月之喻宗

廟之美百官之富可謂善形容聖人者矣故曰言語子貢若存魯亂齊之事却近戰國游說之士

獻蓋問富而好禮亦是不僭制否先生曰好禮不止此如周公之吐哺握髪赤舄几几是也且如天子之富必禮賢下士尊祖仁民方是好禮如公卿大夫之富必愛君恤民尊祖下賢方是好禮士庶人可以類推王良濟曰觀子貢過原憲之門之事則無諂無驕尚未盡得先生曰以此看來誠有未盡但其時之先後則不可知若

切磋琢磨之對其識見亦不易得也

王良濟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刑可以不用否先生曰此亦當看所遇之時所處之位如何且如堯之時不用刑罰至舜時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臯陶作士五刑有服孔子為政亦誅少正卯但其用刑皆不得已而然亦不似後世之煩滋也獻蓋曰此亦時勢使然先生曰顧上之人以德不以德爾且三代成康之時黎民淳厚刑措不用固不消說漢文之時亦是如此由文帝以德化民

敦儉朴為天下先後宮衣不曳地露臺惜百金之費故天下之人賤珠玉而貴五穀風俗如何不厚刑罰如何不少至武帝之時則刑獄深刻矣在上者果能道之以德崇尚節儉則刑亦可措如不能道之以德崇尚奢侈則天下之人亦皆作淫巧競珠玉民偽日滋刑罰如何不繁刑罰既繁則於刑罰之中又生奸偽如何能勾刑措諸君他日有民社之寄須節儉以求德禮之地不然雖欲不用刑不可得也

先生曰夫子與回言終日由其語之不惰也他人安能不惰我嘗說顔子如開墾熟田雨露無所不入五穀之美便發出來他人如磽确之田雖有雨露皆滲漏旁出如何能入雖有美種亦不能發你們說顔子因如何能入獻蓋曰由竭力於博文約禮先生曰還是無雜念如今日聚講一般或思下處何事或思朋友何事或思居室不安或思衣食不美胷中有這許多夾雜雖有言語如何能入若顔子一心只在學上陋巷亦安簞瓢亦樂

故言之惟恐其不多入之惟恐其不勇也
獻蓋問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如君父命之則如之何先生曰害義之甚者亦當諍之如無大害又當以君父之命為重矣
程爵問魯之三家季氏為甚乎先生曰然自季友有功於魯僖公賜以汶陽之田及費俾世其卿繼以文子相三君而無私積妾不衣帛馬不食粟魯人服其忠勤於是益盛至宿與意如不能體前人之心作三軍僭八佾

以至三家皆僭雍徹其僭妄如此我嘗說這只起於恥惡衣惡食且人欲衣食之美從那裏來不是貪利爭奪如何可得故孟子謂不奪不饜成王戒百官亦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人之驕侈皆生於祿位夫前人艱難勤儉始有此業後人不知所從來見有此富貴便驕溢侈肆不知傾覆之道即在其中不可不謹這皆由恥惡衣食之心生來故夫子論季氏亦以心上斷他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獻蓋問人而不仁如禮何仁是禮之本也其告顏子又何以曰克己復禮為仁先生曰如禮何之禮是經禮曲禮之禮也復禮之禮乃天理之禮也張子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子思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威儀禮儀至小者也天至大者也以至小者與至大者對說以人之為學必須於至小至微處無有欠缺與天相對得過方是學我們怎麼能有古人那樣廣大古人心胷如天之

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然工夫又不間斷如曾子只是弘毅弘便能任重毅便能致遠學者當學曾子

張札問儉戚是禮之本否先生曰這還不是禮之本你們說本在何處札曰只是得中先生曰却泛了獻蓋曰先生嘗言禮之本在敬喪之本在安親先生曰我亦有此說然此就喪與禮二者言之禮却不止此當時禮尚奢易林放疑其本不在於此故問之夫子說寧儉寧戚乃救當時之弊禮之本却不在此上章夫子不曰人而

不仁如禮何仁方是禮之本不止喪禮二者凡禮皆然就是軍禮亦如此或盜賊刼殺人民或異域侵害中國出師征討若保護斯民之仁心不甚激切其威武亦不奮揚可見仁為禮之本

札問或問禘之説如何先生曰朱子言之備矣只是一箇誠與分惟誠則能通天下之志惟分則能定天下之倫其於治國也如視諸掌乎子夏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則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父母矣士則

知祖矣卿大夫則知尊祖矣禘其所自出之帝信非聖人不能也

一生問關雎樂而不淫果文王樂之抑宮人樂之也先生曰近日霍公亦嘗說來以為文王則未得而輾轉反側既得而鐘鼓琴瑟恐亦非正以為宮人則未有后妃安有宮人此詩乃后妃為文王求媵妾而作其樂其哀皆后妃也詩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還是后妃所作故

曰后妃之德凡詩序首一句疑是孔子或子夏所作餘

蓋門人及漢儒增入

一生問韶武先生曰韶樂不可考矣武王之樂樂記中亦略可見如總干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觀此則武王之樂可知觀武則韶之盡善亦可知曰若是則舜優於武乎曰然子曰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矣其不足武王之意亦可見曰使舜當武王之時則何如曰文王是也曰文王不死則三分天下盡歸之乎曰歸之歸之亦可以無征伐矣

勮蓋問顔子聞一知十由平日博文約禮既竭吾才故一聞夫子之言便能貫通如時雨化之者子貢平日工夫未至因夫子之言乃引伸觸類以三隅反故只知二是否先生曰亦是資質何以言一與十鄧掄曰十者數

之終先生曰然聞一知二與告往知來一般夫子説貧而樂富而好禮他便悟切磋琢磨的道理使顔子聞之不知如何方是知十諸生未對先生曰顔子聞之再沒得説只是不改其樂

闍調元問周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孟子取之而文子三思孔子非之何也先生曰周公之思就其一事或酌古或準今或宜土俗或合人情必周知盡善而後行此思之可貴也文子之思不在一事上如聘晉而求遭喪

之禮則所思皆私意正犯勿參以三之條非周公之公思也獻蓋曰先生此言或有為而發也蓋意此與孟子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之意同彼可以取初思而未審也可以無取再思而已審也三思而復取之則傷廉矣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也季文子之思亦非三事但既審而復思之則為多疑不斷斯害事矣故夫子曰再斯可矣若以三思為叄以三則夫子之再思為貳以二矣且人之於事思之而審則不必思如其未審雖終日不

食終夜不寢以思又何傷也如何先生曰然可見義理無窮獻獻蓋曰蓋蓋之所見者小也先生曰道無大無小獻蓋曰當祭而太廟火君薨而世子生曾子亦問於孔子矣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何以不可先生曰曾子之問設為變故而究其理也文子求遭喪之禮則具賻襚等儀以行矣夫聘吉禮也而備凶禮是有貳心矣敬者固如是乎

獻蓋問居敬而行簡註以敬為自治簡為臨民蓋意居

敬亦所以治人行簡亦所以自治居敬如利當興弊當革賢當舉政當修何者當重且急行之便是行簡故夫子稱舜無為而治必曰恭己正南面書載舜臨下以簡必曰温恭允塞也若居簡行簡一心簡略而不論其輕重緩急如老氏所謂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為而天下化故不可也是否先生曰須兼内外人已說朱子說自治嚴甚好比如人衣冠正瞻視尊言語安舒舉動從容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這便是自治嚴不須刑罰人自

畏敬至行事臨民只舉其綱領不瑣瑣於末節人便樂從若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煩冗瑣碎朝四暮三人雖勉强聽命以苟免刑罰其中心能無怨乎惟居敬則有以啓民可畏可象之心行簡又有以順民易親易從之志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却是無本之政不可以臨民也看來夫子許雍也可使南面在仲弓問仁之後彼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便是居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行簡仲弓於夫子之言實落用工

體認過來故夫子許之諸生於此等處不可說過便了須要著實用此居敬工夫不但見我時如此凡朋友相見雖無書可講無事可言亦當存此如見大賓之心語默動靜俱要時時省察則放心漸收久之可以為賢熟之可以為聖他日得位臨民可以舉而措之雖至卿相亦不外此居敬行簡也

獻藎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立即立之斯立之立達即道之斯行意否先生曰這是揀好處說凡立

於德立於位皆是立達於道達於位皆是達如公叔文子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亦是這意思但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却是已成的事學者當循序漸進獻蓋曰註云此言仁者之心看來人只要有這樣心腸先生曰有這樣心腸他日得位便要有這樣博施濟衆的事業見那鰥寡孤獨無告窮民皆要使之各得其所若不能預求其具雖見這樣人將何以濟之如今學者把富貴說是人爵不肯說他不知君子非不欲富貴但不溺於富

貴耳若非富貴何以遂其博施濟衆之心好色好貨好樂孟子且說與民同之於王何有至論禹稷則曰思天下有溺由己溺之也天下有飢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可見聖賢之為人亦不外於富貴宫室飲食男女而得之也

鄧掄問申申夭夭如何先生曰申申如屈伸之伸一般夫子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到燕居時便申申舒展如今所謂展拓得開亦是夭夭少好貌比如人有邪愁

容老態人便不愛聖人顔色如春温一般這様少好所以藹然可掬

札問發憤忘食如何先生曰這是聖人好學之心至老不倦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一般夫子雖是天縱之聖然自十五志學便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到老來還是如此連老也不知如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我們怎麽學得他你説他是發憤甚的諸生未對先生曰也只是仁聖人

視四海九州之人鰥寡孤獨不得其所皆與我相通只要去救他然不知所以處之之方雖有此心何益故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或考於古或問於今這樣發憤及得此理便樂以忘憂若不是仁怎能如此看來孔子之道豈是老佛可並老佛只是面壁將自己欲火退去再不管人孔子便欲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何等樣大諸生須要學仁凡晝之所為夜之所思與夫一言一動相比常常把這仁來體驗自然有益不可說過便了

郭岱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如何先生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作一句讀工夫俱在前面如曰動容貌而遠暴慢正顏色而近信出辭氣而遠鄙倍此皆修身之要君子所貴若籩豆器數之末則有司存非所貴也曾子此言甚精粹雖孔子言之不過如此孔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君子儒如動容貌而遠暴慢三者便是小人儒則籩豆器數之末而已故曰弦歌干揚樂之末節也童者舞之升降鋪筵席禮之末節也有司掌

之又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看來子夏平日在器數上用功故夫子以此箴之後人却把孔子看差了學琴者便說夫子曾學琴於師襄學禮文者又說夫子曾問禮於老聃不知夫子天縱之聖又多能也故於此數者亦就其專門者而問之不是一心在此如今人却把那器數之末當作一件大事將平生精力盡用在此却不是孔子的學問

僩問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四字何分先生曰上二

句言顏子之事下二句言顏子之狀若作四字看便難
説獻蓋曰有若無實若虛似言顏子之心惟有此心故
能問先生曰然𠎝問犯而不校與不報無道同否先生
曰略不同獻蓋曰不報無道特不報耳其心未必不校
也故不同與先生曰然你們説顏子怎麼以能問於不
能獻蓋曰先生嘗言只是箇仁與舜好問好察一般先
生曰我亦有此説仁智實相為用舜有並生之心天下
之人疾痛疴癢與我相關一民飢曰我飢之也一民寒

曰我寒之也故好問好察以求所以處之之方不但問於君子雖耕稼陶漁之人亦往問之不自知其為聖人若自以為聖人這些人怎肯與他說惟舜好問好察以天下之聞見為一己之聞見故曰大知顔子也有舜這樣心腸故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中庸言舜之大知即以顔子繼之亦是此意如今人不肯好問看來只是不仁若有這樣仁心便汲汲皇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要去問人豈肯自足獻畫曰好問其學乃大先生曰

必有仁心而後肯問

一生論溫泉先生曰五行之氣無處無之故有溫泉獻蓋曰邵子言有溫泉而無寒火陰能從陽陽不能從陰也先生曰世間如鬼火亦不能燒看來亦有寒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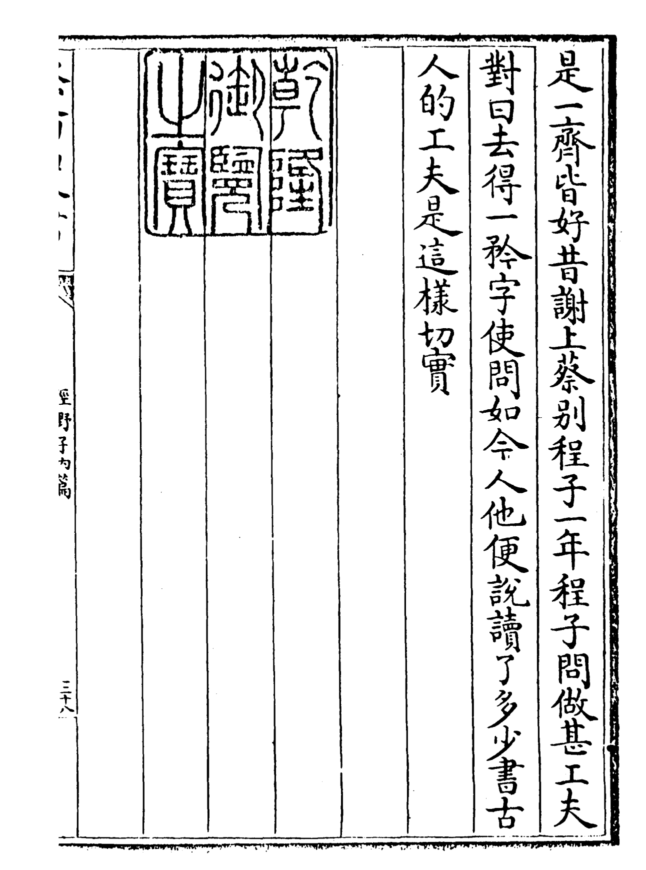
爵問聖人雖生知亦有學問先生曰夫子十五便志於學爵曰聖人之學亦是克己先生曰克己却不是聖人的學大器曰聖人只是涵養獻蓋曰聖人無我昔韓持國說道則不消克程子曰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

事可克乃出袖中所作克己復禮為仁論請教先生笑曰就是送文字亦不可不學獻蓋曰因講克己故如此先生曰也是他日獻蓋曰前承教送文字之失歸而自責送文字之失其罪小後為自解之辭其罪大至今心猶不安先生曰此亦小過若如此留滯却又不是獻蓋曰因思放心未收非言語躁妄則舉動乖戾連日會講諸友寡言而過少獻蓋多言而過多不能不愧先生曰昔程子門人見程子曰是彼亦曰是程子曰非彼亦曰

非程子曰諸君於我言無所不悅人怎麽便到得無所
不悅德忠於此只要不已但不已最難若能不已則何
不可到又要自驗如夫子告仲弓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須驗之於居室驗之於交遊如邪凶暴之人固難得其
心悅若君子怨之却是我學之未至便要修省斆盡曰
於常人但不為其所惡亦可矣若求其悅非同流合汚
不能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接凶暴之人只要內
省久之彼亦可化但學者只當做自己的工夫人之化

不化却非所急故曰先難而後獲熟之便是不怨天不尤人的工夫到下學而上達自然不已然又不求人知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先生曰學者須要看經獻藎曰此志頗切但一時讀不了先生曰這却又不是看經要體認玩索得之於心見之於行纔是若只讀了却是記誦之學雖多亦奚以為獻藎曰若不玩索體認雖讀恐亦不能記也先生曰就是心之所存言之所發身之所行也是如此要好時亦



是一齊皆好昔謝上蔡別程子一年程子問做甚工夫對曰去得一矜字使問如今人他便說讀了多少書古人的工夫是這樣切實

涇野子内篇巻二十七